

纪念李祥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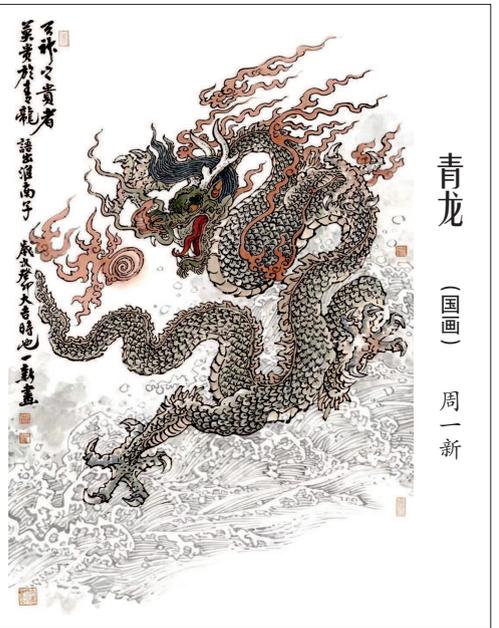
胡雪杨

李祥春,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青年话剧团团团长,在他的带领下,诞生了一批戏剧先锋作品:《神州风雷》《再见了,巴黎》《地狱边的曼陀花》《勿忘我》《肮脏的手》《母亲的歌》《红房间·白房间·黑房间》等等。

父亲胡伟民和李祥春是嫡系的师生关系,父亲1952年上戏毕业,就带了两个班,五六届游本昌、姜际成这个班和六〇届李祥春、祝希娟这个班。李祥春是父亲1956年到山西招生亲自把他招到上海华山路630号读书的。当胡伟民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,携全家回上海时,已是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的李祥春对我父亲说,到“青话”来吧。于是才有了父亲在青话排《神州风雷》,排《再见了,巴黎》,排《肮脏的手》等等。当话剧《秦王李世民》列入排演计划后,父亲直接和李祥春说,你很适合,是否愿意出演这个角色?李祥春欣然允命。父亲是不会违背导演要求和艺术标准,任人唯亲安排角色的。事实证明《秦王李世民》中,李祥春扮演李世民,相貌英俊洒脱,铿锵立地。话剧《秦王李世民》很火,原班人马还拍上了电视连续剧。

当年,由于我的中学阶段家庭迁徙转学频繁,高考一再落榜,和“青话”的一位食堂员工发生了口角。一天我无意中听到父母说:“祥春去解释了……”我后来才知道,祥春叔叔去和总务科领导和那位食堂员工解释我高考落榜心情不好,请他们理解一下,将心比心。我们一家在青话的时候,几乎所有的叔叔阿姨对我们都特别和善,我们先住在食堂边上的库房,后来又住在道具仓库里,再后来让我们住在正中豁亮的艺术室,最后把团里最大的一间宿舍整个给了我们一家住。

几年后,当我一举拿下北京电影学院、北京广播学院、中央戏剧学院、上海戏剧学院的导演系本科录取通知书时,相信祥春叔叔也如释重负没有白为我操心,我也没有辜负他背后给予我的安抚和冀望。



青龙 (国画) 周一新

人平素舍不得用的食油,哪怕此后,菜碟子里的油星,比晨星还要寂寥,老子今天,老娘今日,豁出去了,偏要豪爽一把,痛快一回。滋滋啦啦,翻滚膨胀,嚙嚙!一种妙物出了锅,嘴上喊它是炸元宵,心里可能美美地想,那是月亮,变成了金月亮。

不能一味追新,而舍近求远。更多、更可取的是,可以在家的周围感受春天的气息,感受春天带给我们的美妙变化。我家地处远郊,小区前的马路,前几年沿着镂空围墙,修起了一道蔷薇花长廊,这条数百米的花廊,吸引了无数行人的眼光,每当春天来临,蔷薇花初露花苞时,我几乎每天会沿路走一二个来回,边走边看,直到繁花盛开、谢尽。除此之外,我们周边和小区里的腊梅、梅花、二月兰、白玉兰、春鹃等等次第而开,为关注春花的信息,我宁可放弃开车,步行上下班。实际上,其他日子外出办事,我也是能步行尽量步行,步行已成了我的生活方式。

我喜欢徒步而行是有基础的。早些年,我在某上市公司机关上班,我的办公室在7楼,每天上下班(各一次)不乘电梯走楼梯,整整坚持了十一年。当然,这样的锻炼根本算不了啥事,但俗话说“绳锯木断,水滴石穿”,我隐约觉得,从那时起,我就已经做好了徒步“走进春光里”的准备。

十日谈

春天宜动
责编:沈琦华

在我的心目中,每年的初春季节,都是植树造林的好时光,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项“春天里的运动”。

计,不算退休工资,每月还能拿一万五。

我劝他:也别这么说,心情好,身体好,比挣钱多管用!

他说:那是!我在课堂上讲起课来,就忘记了年龄,忘记了一切,心情就特别好。

我们两人一直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说话,面对着脸,他快人快语,说话跳跃性很大,大概一生经历的起起伏伏,在心里瞬间如水流撞击得波涛翻涌,忽然让他有些为自己的人生感慨。如今,他和身边这些退休的老人一样,都在这里晒太阳,激情的课堂只在回忆里。

突然,他说自己是学俄语的,问我学什么的?我告诉他学的是英语。话音刚落,见他旋风一般蓦地站了起来,黑铁塔一样立在我的面前,立刻脱口而出,高声朗读了很长一阵子俄语。声音高亢有力,浑厚响亮,像是平地炸雷一般,吓了我一跳。他没有看我,也不管我听得懂听不懂,眼睛注视在前面,长廊外一片树木,冬冬日里,依旧绿阴蒙蒙。他充满激情,一气呵成,回音在午后静静的长廊里清澈回荡着。

朗诵结束,他告诉我朗诵的是高尔基的《海燕》。然后,他强调补充说了句:马西姆维奇·高尔基。

淡。没有哪家媒体,敢于告知,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天,也叫上元节,也叫灯节,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日子,古代现代,海内海外,全体华人都格外珍重,这一年之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。这一夜,懵懂无知的我们,哪里晓得,我们的先人,我们的后代,甚至未来的我们自己,都会高高兴兴,燃放放炮,耍龙灯,赏冰灯,猜灯谜,舞狮子,踩高跷,划旱船,扭秧歌,打太平鼓,打游戏机,玩手机。那时的我们,哪里知道这些,只知道一件事:吃元宵。元宵是我们跟元宵,跟经多识广的月亮,唯一的联系。

谁都不宽裕,且有粮票油票限制,元宵煮出来,一人分不了多少,盛在碗中,月亮般宝贵。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,我们在地上,一下子拥有了好几个,能不稀罕?

但是,人们并不满足,人们企望更大的快乐,于是支起铁锅,咕咚咕咚,倒

双环亭邂逅

肖复兴

中午时分,天坛西北侧的双环亭和双方亭,是北京老人的天下。特别是到了冬天,这里暖阳高照,视野开阔,不少老人坐在走廊的长条椅子上,老猫一样,懒洋洋地晒太阳,吃东西,冲吨儿,或眯缝着眼睛想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,在心里暗暗咒骂那些恨透得直咬牙根儿的恶人。

那天,双方亭中,有个女人坐在那里织毛衣,逆光中,看不清她的面容,但她清秀的剪影,和亭子雕梁画栋的鲜艳色彩相得益彰。我坐在双环亭长廊这一边,离她很远,可以安静地画她的剪影。画着,画着,忽然一个男人闯进了我的画面,弯腰和她交谈着什么。没过一会儿,这个男人走下双方亭,背着手走到我的身边,那么远,他居然看见我在画画,弯腰看了看我的画,连声夸奖:把她画得够美的!一看就知道你画得不错,练过素描……

还没等我谦虚几句,说我根本没练过什么素描,他不容分说,紧接着又对我说:我也喜欢这个,不过,不是画画,是书法!

我赶忙夸他:那您厉害呀!说着话,双环亭走廊那边走下来一个高个儿的男人。他指着这个高个儿男人说:人家才厉害呢!然后,冲他竖起大拇指,说道:他是教授!可双环亭您再找

了,走到织毛衣的女人身边,和人家聊了起来。教授忽然老眼尖锐地问我:你是学文科的吧?

我点点头。他接着说:我是学工科的,学的锻压。然后又问我:你哪所大学毕业的?

我告诉他中央戏剧学院。没等我再说话,他紧接着说起自己,好像刚才没有说话的机会,憋得他要一吐为快:我是吉林大学毕业的,在石家庄工业学院教书,现在到到北京人家养老。一口气说了他的前半生,才喘口气,也才容得我问他:你毕业后就到石家庄了?他摆摆手:没有,先到了三线工厂搞设计……

说到这里,他忽然停顿了一下,然后,转移了话题:教授,就是说着名声好听,一点儿也没什么用。人哪,不能总调动工作,在一个地方干久了才好,一口井挖深了,才能出水。像我的一个同学,一直在上海搞设计,现在年薪三十万。我的另一个同学,和我一样退休了,现在还在原单位搞设

编的长方形大筐箩摆了出来,每一只都层层叠叠,装家人一二百个或者更多浅黄色的立体小方块。少儿时,我曾耐心数过这些小方块,没等数完,眼前喇的一亮,落下一片白,不是雪,是南方所说的糯米粉。但沈阳人管这个不叫糯米粉,大家日常说话,难得发“糯”这个音,替代的说法是:江米面。北京人,天津人,关里关外的北方人,一般也都这么叫。怪了,糯米糯米,又黏又糯,何“江”之有?莫不是当初它胸怀开阔,或者受人差遣,总之是不想让南方独享快活,都是一个国,要黏

咱一起黏,便从京杭大运河这个“江”,悠悠乘船北来?浅黄小方块是元宵馅料,从大块母体上一刀刀工整切割,计有糖、油、果仁、果料等成分,凝固整合到一起,天寒风冷,嗅不出

想念炸元宵

刘 齐

香味,但仍具诱人之美。我的未成年瓜子痒痒的,就想有所收获,不求多,一颗足矣,攥在手心,伺机撒漏。想了想了,不敢行动,只敢派出目光,默默享眼福。此时的筐箩,仿佛婴儿摇篮,已被人悠了起来,一群小方块粘满了江米面,忽而向东,忽而向西,晃晃悠悠,不停地轱辘,越轱辘个头越大,体态



入行旅游业十余载,把自己喜爱的徒步运动,与摄影、写作、旅游整合成了一条龙。快哉、快哉。十余年里,行走万里。而每当我背起相机,迈开双腿,又一次踏上旅途,常常是在响应春天的召唤。

春来最忆是杭州。我曾连续几年,在新茶上市时,行走龙井、虎跑、梅家坞等,不光买茶,还往往徒步数里,甚至十余里,拜访乡里山间的龙井茶传承人、种茶人,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精彩故事。这时,与三五好友围坐小屋,于青瓦白墙下,慢慢悠悠地喝上一杯茶人亲自打磨、十分清香的新茶。茶香缠绕,人语轻扬,时光飞速流逝,等到出门返程,回味再三,方觉得神仙也不过如此。春天是茶人最隆重的收获季节,也是徒步踏青的最好时节,但有时也会遭遇尴尬。一次,已与茶人约好进山时间,天公却不作美,下起了大雨,在进退两难时,几位朋友面露难色,裹足宾馆,而我仍继续前往,冒雨走了几里山路,到达后,人家感动之余,拿出了准备卖给出口商的茶叶,以表谢意,让我尝到了雨中步行的意外惊喜。徒步踏青赏梅,也是我每年新春时节的首选课题。杭州超山有“十里香雪海”的美誉,中国五大古梅,超山有其二。当然,要浸润方圆数里的美好景象,唯一的方式就是徒步。这时的超山梅园,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,鸟语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养老三境界

桂乾元

老话说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。如今是新社会新时代,人们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大为改善,“七十小弟弟,八十多来西,九十不稀奇,百岁才算稀”。所以,70岁以后的人生只能说是进入养老阶段。国学大师王国维说“人生有三个境界”。拙以为养老也有三个境界:

第一境界保证“基本生存”,追求“夯实基础”,或可用四个“得”概括:“吃得香”“睡得好”“排得畅”“走得动”。

第二境界强调“自得其乐”,追求“情绪快乐”,也可用三个“得”概括。“舍得用”,该吃的吃,该用的用,现在的条件完全可以这样生活。“会得乐”,长寿的第一要义是开心快乐,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,聊天说笑,是休息调节,也是自得其乐。“想得开”,老话说“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”,退休了,就要想得开,既要抛开过去的恩怨,又要放下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烦恼,快快乐乐地度过每一天。

第三境界讲究“内心愉悦”,追求“精神超然”,也可用三个“得”概括:“懂得养”,这里的“养”,一指“养身”,不要轻信坊间流传的什么特效补药偏方,不妨晒晒太阳路常跑,泡脚揉腹睡好觉,注意补水别忘掉。二指“养病”。人过70岁,免不了有了这病那病,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大医生吴孟超提出“要与慢性病和平共处”,慢性病既然难以根除,那就用药物等手段控制它,不让其发展加重就行。“放得下”,此话也有两层含义,一是“儿孙自有儿孙福”,尽量不要干预其工作和生活;二是“放下长辈架子”,不要倚老卖老,用老眼光看新事物,什么都看不顺眼,自己跟自己过不去;还要有自知之明,知老服老,努力学习,尽可能跟上时代步伐。“舍得丢”,首先要丢掉许多不合时代的老观念老思想,轻装上阵,接受新思想新观念。其次要丢掉家里没用的“老货”。除非自己特别喜欢的或有特殊意义的“旧货”,否则就忍痛割爱,统统丢掉。

总之,养老的目标不仅仅是长寿,而且还要活得有点质量和体面,有点意思和滋味。